

正/反预期触发语的比较研究*

——以合理性“按说”和常规性“一般说(来)”为例

陈振宇 张嘉卉

提要 “正/反预期标记”和“正/反预期触发语”都是表征预期性的语词,但二者有着重要区别。本文认为“一般说(来)”是正预期触发语,偶尔有反预期的情况;“按说”是反预期触发语,偶尔有正预期的情况。接着对比考察了二者的语篇配置,以找出“正/反预期触发语”的异同。“按说”主要用于回溯,偶尔用于断言;“一般说(来)”则基本用于断言。“按说”和“一般说(来)”分别是“常理预期”下合理性和常规性的代表,二者的语用差异源于对合理性与常规性的认知差异。

关键词 正/反预期触发语;“按说”;“一般说(来)”;回溯;断言;合理性;常规性

一 引言

在预期范畴的研究中,我们常谈到“正/反预期标记”,如陆方喆(2014)、谷峰(2014)都梳理了汉语反预期标记,做了功能上的区分。

董秀芳(2003)说“按说”就是“按理说”;王世群(2011)进一步阐释说:“‘按说’通常关联三个语篇单位,……A.陈述某个事实依据;B.依照常理推论出一个结果命题;C.陈述与此命题相反的另一事实”。他还发现 A 可以隐含,但是 B、C 之间一定是一种相反关系,类似转折关系。王文并没有说这是反预期信息,但是吕叔湘(1942/2002:341)对汉语转折复句的描述,有“凡是上下两事不谐和的,即所谓句意背戾的,都属于转折句。所说不谐和或背戾,多半是因为甲事在我们心中引起一种预期,而乙事却轶出这个预期”。可见,“按说”用于表达反预期的语篇之中。但是,需要问的是:“按说”是不是就可以直接称为“反预期标记”?

除此之外,我们还发现,“按说”和“一般说(来)”两个系列,经常形成对比。例如:

- (1) a. **按说**,钟声、枪声与降雨雪可说风马牛不相及,通常没有什么联系^{预期}。可在特殊的地理环境,钟声、枪声与降雨雪会形成密切的联系^{当前信息}。①

作者简介:陈振宇,男,四川成都人,博士,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研究方向为汉语语法学、计算语言学、理论语言学,电邮:chenzhenyu@fudan.edu.cn。张嘉卉,女,甘肃兰州人,复旦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汉语语法学,电邮:1294591193@qq.com。

* 特别感谢《语言教学与研究》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

① 本文语料来自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CCL)现代汉语语料库,下文凡不注明出处的例句,均来CCL语料库。例句中的下标“条件、预期、当前信息”等是本文作者添加的标注,用来标注前面的语句是预期语篇的哪个部分。

b.一般说来,文学家、艺术家——那些深思的创造天才,都是敏感的、讲道理的、遵守逻辑的、思想进步的^{条件}。戈迪默也不例外^{当前信息}。(说话者认为戈迪默也是敏感、讲道理、遵守逻辑、思想进步的)

朴素地讲,“按说”语篇往往有转折,如上例的“可”所表现出来的;“一般说来”则往往是顺接的,后面的“戈迪默也不例外”是符合一般情况的一个例示。

朱晓凤(2012)指出“一般说来”②“在语篇中表示句子所表达的命题的依据,即根据一般情况所做出的说明”。施伟伟(2017)认为“按说”的反叙实义并不是来源于演绎推理理据的隐匿不现,而主要是由其构成成分“说”在主观化与语用推理机制的共同作用下经由语义抽象化伴随语境义反射而来。但上述观点看到了演化的结果,却没有解释为什么“按说”逆接,“一般说(来)”顺接,其基本原理是什么?所谓“主观性”“语用推理”都是对的,但又都是不足的;如果是与“说”有关,那么为什么又分化为不同的承接方式?

另一方面,例(1)并不涵盖“按说”和“一般说(来)”两个系列的全部情况,我们发现,王世群(2011)没有很好地注意到例外的例句,此时“按说”句后面是顺接;与之相同,“一般说(来)”后面也有转折的例子。例如:

(2)a.按说民心向背、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这样的道理,史书中历历可见,智者千百年前就早已阐述得清清楚楚^{条件}。剧中人林泉明白,李岩明白,难道雄豪干练的李自成、精通经史的牛金星、质朴勇猛的刘宗敏就真的一点也不明白么^{当前信息}? (说话者认为李自成、牛金星、刘宗敏也是明白的)

b.一般说来,这些标点符号和关联词语是可有可无的^{预期},但在下面两种情况下,就非用不可^{当前信息}。(说话者认为“下面的情况”就与一般相反或不同)

朱晓凤(2012)指出“一般说来”有两种用法:“‘一般说来’所引导的话语单元根据一般情况说明一个道理或事实”,但“文中要展开的话题不符合这种一般性,出现了一个逆转或特例,在这里我们暂且称之为‘一般转折言语块’”;“下文紧接着出现个例,这一个例恰好符合‘一般说来’所说的道理。我们可以将二者的关系理解为一般与特殊的关系。这里我们称之为‘一般顺承言语块’”。但是,因为没有统计,朱晓凤并不知道这两种用法是不平衡的,而把它们都视为同样的可能,实际上“一般说来”顺承用法具有极大的优势,而转折用法很少见。

显然,真实的汉语现象比较复杂,要回答上面的问题,需要引入新的类型概念,这就是“预期性触发语”。

二 预期性标记和预期性触发语

陈振宇、王梦颖(2021)将预期语篇分为四个部分:

1) 条件 O: 认识主体(信息接受者)在事前已获得的知识,称为“知识状态”,是预期产生的前提或条件。

2) 预期 P(M|O): 认识主体(信息接受者)在知识状态 O 的基础上,对事物 M 的预测或希望的数值,预期部分主要用情态句来表达。

3) 当前信息 P(M): 从信道传给该认识主体的知识,这是认识主体当前感受到的信息。

4) 预期性 $|P(M|O) - P(M)|$: 通过预期与当前信息的比较值来决定预期语篇的性质。

②还包括“一般地说、一般而言”等形式。

自吴福祥(2004)之后,预期研究中,都分为三种信息:

有预期信息:预期 { (正)预期信息
反预期信息
无预期信息(中性信息)

在语篇中存在某个认识主体的预期的情况下, $|P(M|O)-P(M)|$ 差值极小或等于0,也就是当前信息符合预期,当前信息是正预期信息,也称为预期信息或合预期信息; $|P(M|O)-P(M)|$ 差值较大,甚至接近或等于1,也就是当前信息和预期不相符合,当前信息是反预期信息,也称为违预期信息。

认识主体的预期并非凭空产生的,有一个产生的基础或前提,也就是他已有的知识状态,之所以把这个状态称为“条件”,是因为预期研究最初是研究条件句,如“如果他昨天来过,就应该知道这件事”,指说话者在“他昨天来过”这一知识状态下,预测“他应该知道这件事”为真。显然条件不同,预期是不同的。后来用数学中的“条件概率”来刻画预期的数值,“ $P(M|O)$ ”指在O为真的条件下,认识主体对事物M为真的概率的预测数值。这里的“条件”也是逻辑推理的前提(通常是小前提,也有少数大前提的例子),而预期则是推理的结论,如“[大前提]昨天来就可以看见这事;[小前提]他昨天来过;[结论]他知道这件事”。^③

预期语篇中条件起到重要的作用。可以看到,条件部分就是王世群(2011)所说的语篇单位A,预期部分就是语篇单位B,而当前信息就是语篇单位C。根据陈振宇、王梦颖(2021),“‘预期性’并没有一个专门的语句来表达,而是依靠一些标记,或通过语义推理得知,也即预期性是整个语篇结构的性质。”而其他三个部分在实际的语篇中可能出现,也可能隐含,这一点也就是王世群(2011)所说的语篇单位A、B的隐现。

预期语篇中还有一些特定的标记,来表明预期性。谈论最多的是“反预期标记”,实际上还有“正预期标记”,周兴志(1986)对“果然、竟然”的逻辑分析说明了这一点。例如“广州地处南方_{条件},气温较高,一般不会下雪_{预期},但在这一年竟然下起了鹅毛大雪_{当前信息}”,这是反预期语篇;“来之前听人说,广州地处南方_{条件},气温较高,一般不会下雪_{预期}。果然,他在广州住了十几年,一次雪也没有见到_{当前信息}”,这是正预期语篇。

请注意,无预期与正预期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是指从认识主体的知识状态出发,无法得出特定事物M的有倾向性的概率数值,这包括两种情况:一是概率数值为随机概率(如0.5),说明认知主体无法判断事物是真是假;一是概率数值无法确定下来。如果直接说“成都下雪了”,而且说话者对成都并没有什么预先的知识,这就是无预期的中性信息,此时说话者对成都了解不够,预先做出的判断是随机概率,即成都可能爱下雪可能不爱下雪,二者究竟偏向哪方他无法确定,因此他只是在客观地报道而已。

正/反预期标记的研究非常丰富,成果颇多。但是,研究者在使用“标记”这一术语时,往往不加限制。我们认为,还是需要进一步区分为“标记”和“触发语”。

张健军(2013)使用了“预期触发语”这一术语,但没有界定^④。刘瑞(2020)首先提出“触

^③这一段关于预期性三分框架,以及“条件”这一术语的论述,是匿名审稿专家提醒作者补充的。

^④张健军(2013)说的是“预期触发语”,本文讲的是“预期性触发语”,“性”字非常重要,不可少。实际上,其“预期触发语”是本文所说的条件部分,如“这位选手唱得很好,但个别地方仍需注意”中,张文认为“唱得很好”是预期触发语。

发语”与“标记”的不同,认为只有在当前信息句中的标记才能称为“反预期标记”,否则就是“反预期触发语”。陈振宇、王梦颖(2021)把对话篇的预期性有表达或提示作用的语词分为两类:“在条件或预期句中的称为‘正/反预期触发语’,如‘本来、说好的、毕竟、虽然’等;而在当前信息句中的称为‘正/反预期标记’,如‘但是、可、竟然、居然、果然’等”。陈振宇等(2022)进一步说:“‘正/反预期触发语’,它们并不直接表明当前信息和预期的关系,而是在暗示可能有某种倾向。……触发语没有加在当前信息句上,所以对预期性的影响是间接的暗示。间接暗示很可能不是绝对准确的,并非毫无例外,会有相反的情况。”前人因为没有清楚地区分表示条件、预期和当前信息的小句或结构,所以往往把这些标记混同,都称为“正/反预期标记”。

陈振宇、王梦颖(2021)的触发语,可以称为“预期性触发语”,因为它们不是表达预期是什么,而是暗示预期与当前信息的关系的标记。

陈振宇等(2022)对反预期触发语“说好的”和正预期触发语“当然”分别做了论述。如“说好的”大多数后面都带有反预期的当前信息,如例(3a);如果后面没有当前信息部分,也会倾向于表示反预期,如例(3b);但是有时后面带有正预期信息,如例(3c):

(3)a.那王八蛋又变卦了。原来说好的,三千六百万_{条件}。这会儿,他又说只带了三千四百五十万_{当前信息}?!操,这不是诈咱么?(与说好的数字不符)

b.说好的“BOT”_{条件}呢?(人民日报海外版2015年)(说好的没有实现)

c.昨晚说好的,描红想要一件长深棕貂皮大衣_{条件},尹白有相熟的店家,可以挑到现成货色。大热天是想赶出去买皮革,尹白想想都觉得好笑。幸不辱命,抱着大盒子返家_{当前信息},一进门就听到女孩子们的笑声。!(说好的就这么做了)

之所以称“说好的”为反预期触发语,是因为在实际语料中,例(3a-b)的情况占了压倒性的多数,而例(3c)那样的反例很少见。再如:

反预期触发语:

(4)a.这事情本来应该这样做的_{预期},你怎么那样做_{当前信息}呢?

b.乡指导组倒是来了20多人_{条件},但只是到处晃荡,什么也不管_{当前信息}。

c.脑的重量增加虽然有限_{条件},但脑的神经纤维在增长,脑的功能日趋复杂化_{当前信息}。

正预期触发语:

(5)a.对那个陌生的国度,她毕竟只从别人口里听到一鳞半爪的介绍_{条件},其中有多少是客观的情况,有多少是他们主观的想法,她现在真拿不准了_{当前信息}。

b.唉!男人就是男人_{条件},果真体会不出那种细腻感人的喜悦_{当前信息}。(于澄心《痴恋狂君》)

c.长征的前一段,因为没有毛泽东同志的指挥_{条件},所以就犯错误,使红一方面军由八万人减少到三万人_{当前信息}。

加粗的就是触发语,其中“男人就是男人”是构式“X(就)是X”,由该构式担任触发语。

在前面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做出归纳:“正/反预期标记”和“正/反预期触发语”都是表征预期性的语词;但是它们有重要的区别,如下:

1)“正/反预期触发语”位于表示条件或预期的小句或结构之中;“正/反预期标记”位于表示当前信息的小句或结构中。

2)触发语可以允准当前信息隐去,如例(3b)所示,再如例(4)(5)中,如果把当前信息删去,一般而言,句子也完全合法,相同语境下,语义的表达也不受大的影响。此时,预期性是通

过预期性触发语推理而知。与之相反,标记加在当前信息句上,所以此时当前信息部分根本不能隐去。

不过我们觉得,这样泛泛地讲,似乎仍然不太妥当,因为正/反预期的信息价值不同,所以对正/反预期触发语而言,当前信息隐显的情况未必一致,后面我们会看到这一点。

3) 标记对预期性是直接标注。触发语对预期性是间接影响,是暗示可能存在某种倾向。这种倾向性可能很强,有的甚至等于或接近百分之百,所以去掉当前信息部分,也会有强烈的倾向。但是,预期性触发语没有加在当前信息句上,所以大部分情况下,这种倾向性并不是百分百的,会有相反的情况,甚至相反的情况还不少。这说明,预期性触发语对预期性的启示是一种语用涵义,具有间接性、可取消性,有可能出现反例。

那些规约化程度很高(概率极大)的专用触发语,反例极少甚至根本没有,如“虽然”(反预期触发语)和“因为”(正预期触发语);绝大多数预期性触发语的规约化程度只能达到“默认状态下倾向于正预期信息或反预期信息”这种程度。这些触发语具有自身独特的语义结构内容,虽然能够用于正/反预期语篇,但原有的语义内容还在,因此会出现既可以表达正预期信息也可以表达反预期信息的现象。

4) 汉语真正的反预期标记,主要是意外标记“竟然”类(“竟然、居然”等)、转折标记“但是”类(“反而、却、但是、可是、即使、就算、纵然”等)以及预想话语标记“不料”类(“谁知、谁承想、不料、不承想、岂知、哪里想到”等)这三大类,可能还有其他一些零星的。另外,转折标记的预期分布有时会比较复杂,要分情况讨论。汉语的正预期标记很少,目前主要讨论的是结果标记“果然”类(“果然、果真、终于”等)。

但是汉语的正/反预期触发语都很多,而且种类繁多,目前还难以归纳总结。本文将以“一般说(来)”和“按说”为例,来探讨在使用正/反预期触发语时,预期语篇各部分的隐现问题,从而找出其中的规律性。

三 “一般说(来)”和“按说”的语篇性质

我们从 CCL 语料库中随机筛选出 205 条“按说”语料和 197 条“一般说(来)”语料,统计数据如下表 1-3。

表 1 “按说”和“一般说(来)”的预期性统计

	正预期	占比	反预期	占比	总计
“按说”	13	6.3%	192	93.7%	205
“一般说(来)”	161	81.7%	36	18.3%	197

表 2 “按说”和“一般说(来)”出现的位置

	“按说”		“一般说(来)”	
	反预期语篇	正预期语篇	正预期语篇	反预期语篇
总计	192	13	161	36
出现在条件部分前	88(45.8%)	3(23.1%)	13(8.1%)	24(66.7%)
出现在预期部分前	104(54.2%)	10(76.9%)	148(91.9%)	12(33.3%)

可以看出:

1) “一般说(来)”和“按说”都分布在条件部分或预期部分中,见表 2,根据定义,二者同属

于预期性触发语,而不是预期性标记。

表3 “按说”和“一般说(来)”语篇中的隐含情况

	“按说”		“一般说(来)”	
	反预期语篇	正预期语篇	正预期语篇	反预期语篇
总计	192	13	161	36
三部分完整	118(61.5%)	2(15.4%)	1(0.6%)	1(2.8%)
隐含条件部分	19(9.9%)	0	9(5.6%)	12(33.3%)
隐含预期部分	54(28.1%)	0	3(1.9%)	23(63.9%)
隐含当前信息部分	1(0.5%)	9(69.2%)	47(29.2%)	0
同时隐含条件和当前信息部分	0	2(15.4%)	101(62.7%)	0

2)“一般说(来)”主要用为正预期触发语,说话者认为表达的知识信息(预期)和事实(当前信息)一致,偶尔也有反预期的情况;“按说”主要用为反预期触发语,偶尔也有正预期的情况。见表1。

“按说”反预期语篇的例子:

- (6)a.按说花样滑冰不该这样惨不忍睹啊,在为数众多的冬季运动项目中,花样滑冰以其美轮美奂、多姿多彩而受到世界各地观众的青睐_{预期},何以到我们这儿就这般吃不开_{当前信息}?
- b.三人不知为什么感到心里发冷,身上发紧,感到有些害怕_{当前信息},按说他们不应有此感觉_{预期},他们干殡葬工作多年了,什么样的场面没经历过_{条件}。
- c.按说本地人跟外地客户吵起来,自然该是老乡帮老乡了_{条件}。可是这里却相反_{当前信息}。

“一般说(来)”正预期语篇的例子:

- (7)a.一般说来,当两个民族生活在同一地区的时候,由于交际的需要,都会互相学习对方的语言_{条件}。这在史书的记载中可以看到不少线索_{当前信息}。
- b.现代老一辈有成就的书法家、篆刻家,一般说来都有比较深厚的传统功夫。其中有些书法、篆刻家,还能在传统基础上努力创新_{条件}。邓散木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_{当前信息}。
- c.一般说来,考勤会占一门课程5%的分数。每次上课教授都会点名。任何人,不论任何原因,缺课三次以上,就等于自动放弃了这5%的分数_{条件}。为了替学校管理和操作300多万美元的投资,女儿经常要缺课三次以上_{条件}。这样,她课堂参与的分数就只剩了10%_{当前信息}。她要全部拿到这10%,不让教授再扣她的分,唯一的办法就是在课堂上积极发言,让教授记牢她的名字,知道她对课程理解的深刻程度。(《从普通女孩到银行家》)

3)“按说”和“一般说(来)”的位置与正/反预期语篇有关:

当是反预期语篇时,“按说、一般说(来)”既可自由地加在预期部分前,也可以在条件部分前,二者在统计上差异不大,见表2。例如:

- (8)a.已经下岗三年的陈女士说,现在的招工单位都要18岁至28岁的年轻人,我今年38岁,有十多年营业员经验,孩子也大了_{条件},按说正是干工作的好年龄_{预期},可现在居然

成了废人_{当前信息○}

b.一般说,现代化的大农场是以种植出口的商品作物为目的的;小农经营多是种植粮食自给的_{预期};但随着商品经济发展,许多小农也种植经济作物出售给出口机构_{当前信息○}

(9)a.按说,作为一家在改革开放中诞生的乡镇企业,太阳神主要生产保健口服液,而当时在全国已有了几百家保健品生产厂;它的初期投资只有几万元,产品的销售百分之百只能靠自己的力量进行经营_{条件},那为什么能在短短的时间里迅速崛起_{当前信息○}(隐含(常理)预期:应该非常困难,或至少难以崛起)

b.一般说来,戏剧的每一幕是不设小标题的_{条件},而此剧却有_{当前信息○}(隐含(常理)预期:此剧也应该没有小标题)

上面两例中,“按说、一般说(来)”的两个例子,都是一个在预期部分,一个在条件部分。不过,即使是加在条件部分,其实很难说它的辖域就仅仅局限于条件部分,如例(9)所述,“按说、一般说(来)”可以看成是管辖“条件+预期”这个整体,虽然在例中预期部分实际上是隐含的。

但是,当是正预期语篇时,“按说、一般说(来)”压倒性地加在预期部分前,在条件部分前的例子非常少,见表2。这一点需要根据其他方面的因素来解释:在表3中,可以看到,此时语篇中经常隐含条件部分,当然也就不会出现在条件部分了。这一问题我们放到隐含的部分来阐释。例(10)是“一般说(来)”在条件部分的例子。

(10)一般说来,通俗文化市场总是比严肃文化市场大得多_{条件},因此,文化产业发展的主导方向自然是通俗文化_{预期○}

例(10)中,语篇中没有出现当前信息部分。这样一来,预期性也不够明确。

4)陈振宇、王梦颖(2021)指出,在实际的语篇中,条件、预期和当前信息各个部分都可能隐含,也就是不明确地表达,要靠推理或语境信息确定,有时甚至会很模糊。但是,三个部分隐含的情况各不相同。

我们考察了“按说、一般说(来)”所在语篇的隐含情况,发现这也和正/反预期有关:在反预期的情况下,几乎不隐含当前信息,这与陈振宇、王梦颖(2021)所说的当前信息部分是最需要显性表达的观念是相符的。“按说”几乎都是如此,而“一般说(来)”反预期语篇的例句,其中一定要显性地表达当前信息部分。例如:

(11)一般说来,在文化传统相对牢固的农村,这种观念也相对浓厚_{条件}。然而,恰恰不是农村籍的作家而是城市籍的作家首先开始了家族史小说的创作_{当前信息},这是为什么呢?(隐含(常理)预期:应该是农村作家先开始创作家族史小说)

极少的例外都有特殊的原因,如下面的例子:

(12)按说,我们现在的法律、法规和条例已经不少了_{条件},应当鼓励基层干部按照政策、法律法规创造性地开展工作_{预期○}

这里只是在讲道理,查上下文,我们并没有看到作者明确表明现在我们还没有鼓励创造性开展工作的内容。不过,从作者的描述看,我们猜测他是认为的确是还没有这么做,所以才提出呼吁,他还讲了一些大轰大嗡搞检查、听汇报的情况,更是旁证。由此我们判断这里应该是反预期语篇,虽然当前信息没有在语篇中明确地表达出来。

但是我们发现,陈振宇、王梦颖(2021)所说的当前信息部分的表达必要性,仅仅是对反预

期语篇而言的,过去我们研究预期,主要关注反预期,所以把这一认识错当成了所有预期语篇的特点。这并不全面;在正预期语篇中,情况恰恰相反,见表3,当前信息部分压倒性地隐含,“按说”正预期的例句69.2%单独隐含当前信息部分,15.4%同时隐含条件部分和当前信息部分,因此多达84.6%的正预期例句隐含了当前信息部分;“一般说(来)”倾向性更为明显,正预期的例句29.2%单独隐含当前信息部分,62.7%同时隐含条件部分和当前信息部分,因此多达91.9%的正预期例句隐含了当前信息部分。

我们还发现,在正预期语篇中,最需要表达出来的反而是预期部分,“按说”所有正预期的例句都有预期部分,没有一个隐含;“一般说(来)”仅仅1.9%的正预期例句隐含预期部分,其余98.1%的例句都有。这也就是说,对正预期语篇而言,预期部分是最需要表达出来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此时“按说、一般说(来)”都压倒性地加在预期部分前的原因,因为预期部分才是正预期语篇最突显的部分。

仔细来观察这些正预期语篇表达的内容,发现基本上都是关于普遍规律性认识的表达。朱晓凤(2012)认为:“‘一般说来’与廖秋忠所述的‘实情连接成分’功能相似,从属于传信范畴,它的主要表达功能是根据一般情况解释说明道理或事实,给出篇章中所要表达命题的依据,这个依据具有一般性、普遍性。”我们认为,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对说话者来说,这是他自己对事物的常态的归纳,因此当然具有非常强的事实性,根本不需要当前信息来确认。例如:

(13)一般说来,受地理限制,竞渡不能在北方普及_{预期}。隋代杜台卿《玉烛宝典》早已指出:“在北舳舻既少,罕有此事。”

“按说”的反例(正预期语篇)往往也没有出现当前信息句。例如:

(14)宋子文能考入哈佛大学的功底_{条件},按说应该比宋氏三姊妹基础好_{预期}。这也是其父亲宋耀如的刻意追求。

虽然当前信息没有在语篇中明确地表达出来,不过,考察下文,讲的是父亲对他的着力培养,他的学习成绩很好,他帮助宋氏姊妹等等。因此可以判断为是正预期信息。

还需要从预期理论的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补充说明:对一般的正预期信息而言,当前信息的信息价值小,不必说出也可以推想。陈振宇等(2022)说“吴福祥(2004)提出了信息量等级:反预期信息>中性信息>正预期信息。……对一般的预期而言,它的实现是很自然的,信息价值最低,不需要特别标注,因此不需要发展出正预期标记。因此,如果我们发展出专用的正预期标记,一定是这一预期与一般的预期不同,有特殊的性质”。简言之,一般的正预期信息没有必要特别说明,既然它与预期相符,那么我们只要说出或推知预期的内容,则当前信息就是同样的情况。陈振宇等(2022)论证了“当然”也是正预期触发语,并且发现“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说话者既表达了从条件推出的预期,也表明他认为当前信息就是预期的内容”,因此当前信息在语篇中隐含,例如“他当然信了_{预期},因为她不会说谎_{条件}”,“当然”只表达了说话者对他的状态的判断,并没有说是否真的是事实,但是根据上下文,的确隐含“他是相信她的”这一当前信息。

与正预期语篇相反,“按说”的反预期语篇中仅有0.5%没有出现直接表明当前信息的句子,这也是因为反预期的当前信息信息价值大。

根据我们的统计,对正预期触发语引发的正预期语篇而言,各个部分表达的需要按以下等级排列:

预期部分>条件部分>当前信息部分

这和陈振宇、王梦颖(2021)所说的反预期语篇的排列“当前信息部分>条件部分>预期部分”正好相反。

最后,在“按说”的反预期语篇中,多达61.5%的例句是三部分都在语篇中表达出来的,这说明反预期语篇因为信息价值高,或者说与说话者的知识状态出入较大,所以使他非常关注各个方面的细节,表达时唯恐不尽其详。

5)以往的研究对正预期语篇缺乏足够的重视,正预期触发语的研究更为缺乏。我们的考察还发现一个重要的现象:正预期语篇下,不但当前信息容易隐含,条件部分也容易隐含。这一点容易理解,因为普遍的规律往往是说话者自己直接做出的认定,并不需要什么前提条件来推导。“一般说(来)”5.6%的例句单独隐含条件,62.7%的例句同时隐含条件和当前信息,也就是说,条件主要是和当前信息部分一起隐含的。这样一来,预期语篇的三个部分,就只剩下了光杆的预期部分。例如:⑤

(15)a.今日的青少年比旧中国的青少年,一般说来,在身高、体重上都有所增加,性成熟期提前了,智力的发展也有所提前。预期。

b.一般说来,研究中国哲学史都要做如下几个步骤或几个层次的工作。预期。

c.一般说来,政治思想教育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学习,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学习,社会伦理道德的学习以及爱国主义教育,理想教育等等。预期。

d.一般说来,慢性病患者的运动量,以相当于同龄健康人的30~40%为宜。预期。

上面这些例子,都是说话者直接向读者或听众讲述自己的知识,也就是自己对事物的看法(预期),根本没有提到这些认识的前提、条件、来源或证明,其实这才是“一般说(来)”适用的最普遍的语篇结构。朱晓凤(2012)指出“一般说来”表示句子所表达的命题的依据,但是我们认为,毋宁说“一般说(来)”在大多数情况下就是说话者直接灌输自己的观念,既默认所有可能的当前信息都与此预期相符,又不讲明做出这一预期的根据,可以称为“断言”(assertion)句。

6)反预期触发语“按说”反例极少(6.3%),而正预期触发语“一般说(来)”较多反例(18.3%)。为什么会这样?是否应该归之于规约化程度的差异?反预期信息价值大,使用得更为频繁,触发语的规约化倾向会更强;而正预期信息价值较小,使用得不是那么频繁,所以规约化程度相对较低。这一猜想本身有合理性,但是在CCL语料库中,“按说”仅852条,“按理说”507条,“按理”814条,而“一般说(来)”1388条,频率上的差异并不支持上面的说法。

我们认为,这和规约性程度无关,而是和“按说、一般说(来)”自身的性质有关。陈振宇、姜毅宁(2019)说,说话者当前所处的认知位置与所选择的主观性视角主要有如下两种:

第一,“推断:说话者还不知道结果是什么,处于‘仅知道条件YP’的位置,他需要猜测结果XP。他可以选择最大概率(和谐)的结论作为对未知的预测,也可能反其道而行之,有意按照概率较小的情况(不和谐)来猜测。但在日常生活中,最可靠也最常见的是顺向推理,最大概率选择法是‘博弈’的基础”“在特殊的情况下,说话者会失去自信心,表现为犹疑的韵律模式,以及某些表示信心不足的词语,表达的是对常规推理的怀疑,因此推测事情可能正好与和

⑤匿名审稿专家提出:“一般说(来)”也完全可以独立成句的,并非一定要触发另一个与之相关的命题。例如“一般说来,现在的学术期刊都会提供体例模板供作者参考”并不需要依赖因果关系或推理关系,因此对前后句的命题逻辑并没有强制性的选择限制。专家所说的这种情况,正是此处讨论的类型。

谐关系相反。”本文所讨论的“一般说(来)”主要用于断言,也就是推断,所以以正预期语篇(和谐)为主,但是一旦说话者失去自信心,也可以推测事情可能正好相反,即反预期语篇(不和谐)。由于这仅仅是自信心的问题,而自信心又是比较容易反转的,所以虽然正预期为主,但反预期的例子也不少。

第二,“回溯,指说话者站在已经确知结果的位置上,去回溯有关条件的知识。……当已知 XP 为事实时,说话者再进一步说 YP,信息价值就很低,这时必须要有特殊的语篇允准,才能使说话者的话成立。……如果说话者已知 XP 为事实时,说话者又要保持自己的话具有高信息价值,他就应该说~YP,即表达条件和结果之间的不和谐关系。”本文所讨论的“按说”主要用于回溯,所以反预期语篇为主;又,此时要获得正预期语篇十分困难,需要特殊的允准,所以在语料中十分罕见。

陈振宇、姜毅宁(2019)提到了一种回溯获得正预期语篇的例子,即“双重反预期”。我们调查了“按说”的正预期语篇用例,发现并不符合这一模式,而是和“一般说(来)”的正预期用法一样,是因为用于断言,所以才得到正预期语篇,如例(2a)就是断言李自成等也一定知道这一道理。再如:

(16) **按说**,搞重油催化裂化,洛化是国内第一家_{条件};实现顺利开工,标志着中国的石化工业上了一个新台阶,即使失败,也无可指责_{预期}。就此停工,还是闯一闯这个难关?在紧急召开的干部、工人、技术人员联席会上,有人提出,甩掉油浆系统;又有人补充,打入急冷油,抑制生焦。

显然说话者默认了这一预期(成与不成都没有什么坏处)是事实,后面也是在这一预期的基础上,接着叙述后面发生的事。

因此,可以这么说:“按说”主要用于回溯,但是偶尔用于断言;“一般说(来)”则基本都用于断言,但是自信心程度有差异。

四 合理性和常规性

但是依然存在疑问:为什么“按说”主要用于回溯,而“一般说(来)”用于断言?我们认为,这来自合理性和常规性的差异。

所谓“常理预期”,可以进一步分为合理性预期和常规性预期。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按说’意为按照情理来说,同‘按理’。”“理”即合乎社会情理。“按说”类是合理性的代表,合理性并非描述人们实际所进行的,而是从认识论的层次探讨应该怎么样。我们先要区分两种判断——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事实判断是真假判断,价值判断是意义判断;事实判断竭力避免主体的价值取向、情感取向,而价值判断却增加了主体的价值取向,渗透了人的价值、情感等因素。价值判断可以推出“应该”或“想要”。合理性是人从事活动的一种价值取向,既合规律性又合目的性,是合情(符合意愿)与合理(符合价值观)的统一。

“一般”即“常规”,而所谓常规性认识就是通过反复触及相同的事件,把未知的信息不断“转化”为已知的经验、认识或理论框架的认识,常规认识是一个量的积累过程,而非常规认识是指出现频率低的现象。常规性认识通常借助统计和综合等方法,具有明显的理性和实证特征,与直接的、客观的观察更为相关。

对合理性和常规性不同的认知过程决定了二者上述截然不同的语篇表达。对一个认识主

体来说,日常生活中的事物绝大多数都是常规的,因此在语篇中,常规事物是表达最多的事物,我们对未来的预测(断言)就是按照常规性的尺度进行的,这就决定了它用于推理。可以称常规性认识为“先在的认识”,是知识传授的对象。

与之相反,合理性是无法直接观察到的,当我们第一次面对对象时,一般是无法判断它是合理还是不合理的,只能被动地接受或拒绝。唯有当事物实现并且对我们产生影响之后,我们才能意识到它是有价值的还是无价值的,它给我们带来的是积极情感还是消极情感。于是我们通常是在事物发生后再回溯其价值。可以称合理性认识为“后在的认识”,是反思的对象。反思的一个特性是好的不觉得,坏的特别难受,也就是所谓“悲观原则”:人们更注意带来消极后果引发消极情感的事物,这就是为什么回溯时当前信息不合理是主流的原因。

当然,由于事物的积累性,如果我们不是第一次面对一类事物,那么也可以先在的知道该事物的价值,从而可以进行断言;也可能希望就这些经验传授给他人,这就是“按说”部分用于推断的原因。

上述解释是否成立,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证实或证伪。不过我们看到,这是一系列汉语语词、(准)构式共同具有的性质,例如合理性的“(本来)应该、按照道理、原则上”等都是反预期触发语,常规性的“通常、正常情况下、如无意外”等都是正预期触发语。

五 结语

本文引入“预期性触发语”这一概念来解释“按说”和“一般说(来)”的语篇性质特点。前者往往有转折,后者则多是顺接的用法。“正/反预期标记”和“正/反预期触发语”都是表征预期性的语词,但二者有着重要区别,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后者的研究,这样才能找到合乎语言事实的语用规律。

我们对“按说”和“一般说(来)”所在的语篇进行了考察,发现它们都用在条件部分或预期部分;“按说”是反预期触发语,主要用于反预期语篇,但是有少数例外;“一般说(来)”是正预期触发语,主要用于正预期语篇,但也有一些例外。根本的原因是:“按说”表达说话者对合理性的认识,所以主要用于回溯,而回溯时特别关注反预期(不和谐)的情况,因为它的信息价值高,并且可能带来消极情感。而“一般说(来)”表达说话者对常规性规律的断言,由于是他自己的断言,所以在自信心强的时候,当然觉得事实一定符合这断言,仅在少数自信心弱的时候,觉得事实可能恰恰就是例外的情况。“按说”也有极少数例句用于表达断言。

本文还考察了与这两个触发语有关的语篇隐含情况,发现隐含的分布也和正/反预期有关:在反预期语篇中,几乎不隐含当前信息,而预期部分是经常隐含的;在正预期语篇中,不但当前信息容易隐含,条件部分也容易隐含,最需要表达出来的反倒是预期部分。根据我们的统计,对正预期语篇而言,各个部分表达的需要按以下等级排列:预期部分>条件部分>当前信息部分。这与反预期语篇正好相反。

参考文献

- 陈振宇、姜毅宁 2019 反预期与事实性——以“合理性”语句为例,《中国语文》第3期。
陈振宇、王梦颖 2021 预期的认知模型及有关类型——兼论与“竟然”“偏偏”有关的一系列现象,《语言教学与研究》第5期。
陈振宇、王梦颖、姜毅宁 2022 再说“果然”——与(正)预期标记有关的问题,《当代修辞学》第2期。

- 董秀芳 2003 “X 说”的词汇化,《语言科学》第 2 期。
- 谷 峰 2014 汉语反预期标记研究述评,《汉语学习》第 4 期。
- 刘 瑞 2020 终竞义词语的语义和功能的演变研究——以“到头(来)”等为例,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陆方喆 2014 反预期标记的性质、特征及分类,《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第 6 期。
- 吕叔湘 1942 《中国文法要略》,见《吕叔湘全集(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年。
- 施伟伟 2017 现代汉语传信标记“X 说”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王世群 2011 “按说”的话语标记性及语篇功能,《南京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3 期。
- 吴福祥 2004 试说“X 不比 Y · Z”的语用功能,《中国语文》第 3 期。
- 张健军 2013 关联论视角下的转折复句反预期表达现象分析,《世界汉语教学》第 4 期。
- 周兴志 1986 “果然”、“竟然”逻辑特性探微——兼谈假说分类,《新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2 期。
- 朱晓凤 2012 “一般说来”的语用分析,载《第五届北京地区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生学术论坛论文集》,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

A comparative study of expectation/anti-expectation triggers: Rational *anshuo* and conventional *yibanshuolai* as examples

CHEN Zhenyu and ZHANG Jiahui

Abstract Both “expectation/anti-expectation markers” and “expectation/anti-expectation triggers” are terms that characterize predictability, but there are import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This paper argues that *yibanshuolai* (一般说来) is an expectation trigger with occasional counter-expectation examples, while *anshuo* (按说) is an anti-expectation trigger with occasional expectation examples. Then, a comparative study is made of their discourse configurations to find out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expectation and anti-expectation triggers. *Anshuo* is mainly used for backtracking and occasionally for assertion; *yibanshuolai* is basically used for assertion. The pragmatic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are derived from the cognitive differences between rationality and conventionality.

Keywords expectation/anti-expectation triggers; *anshuo*; *yibanshuolai*; backtracking; assertion; rationality; conventionality

(陈振宇 张嘉卉 200433 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责任编辑 高晓虹)